



大自然与大生命

—— 10年人与自然散文精品

百花文艺出版社 编

DAZIRANYU
DASHENGMING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大自然与大生命

—— 10年人与自然散文精品

百花文艺出版社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自然与大生命 / 韩少功等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ISBN 7-5306-3447-X

I. 大… II. 韩…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9756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25 插页 4 字数 191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定价: 15.60 元

目 录

遥远的自然	韩少功	1
大自然与大生命	红 柯	8
大地之美	红 柯	11
秋季原野	马丽华	14
梦寥廓	周 涛	20
天籁	冯骥才	25
消失的原野	刘长春	28
雁荡无荡	刘长春	33
啊！平原	李登建	38
自守与注视	张 炜	46
莽莽天涯雨	廖全京	49
春天的声音	周凡恺	53
那风	阿 鸣	56
苍茫之悟	毕淑敏	60
天山向日葵	张抗抗	61
没有春天	张抗抗	65
词的新疆	沈 苇	68
自然笔记	杨文丰	73
牧歌	牛 汉	80

人生往事	王宗仁	82
生命之水	航 鹰	89
月光奏鸣曲	李元洛	94
春风吹又生	张中行	101
剩下的事情	刘亮程	105
荒野上的路	刘亮程	112
野调儿	周凡恺	118
玉之水	李木生	122
三棵树	苏 童	127
微山湖上静悄悄	李木生	131
萤火虫山	(台湾)余光中	139

老傻	胡发云	146
草木虫鱼	莫 言	153
我和羊	莫 言	157
听雨	肖复兴	162
海狼如鱼	王家斌	168
虫·鸟·兽	叶延滨	172
藏羚羊跪拜	王宗仁	179
国王企鹅	(台湾)琼 瑶	181
记忆深处的那头牛	杜国平	186
牛群	刘成章	190
老树	吴冠中	193
蝥蛄——关在笼子里的大自然		
	赵鑫珊	196
动物的语言	蒋子龙	198

琥珀(外三则)	汪曾祺	201
一条鱼顺流而下	谢冕	204
神秘力量	刘晓滨	206
鱼尾上的皇印及其他		
	(新加坡)尤今	214
中国动物各阶级分析	沙叶新	216
虫趣	刘征	219
鹦鹉和麻雀	叶兆言	223
原野上的树家族	李登建	226
民间三篇	莫叹	229
村庄生灵	谢宗玉	232
动物园	周晓枫	239
世上本无害虫	詹克明	248
蝴蝶效应	(美国)沈致远	254
蓝蝶的光辉	(美国)沈致远	256
蜻蜓的迷思	(美国)沈致远	259

遥远的自然

韩少功

城市是人造品的巨量堆积,是一些钢铁、水泥和塑料的构造。标准的城市生活是一种昼夜被电灯操纵、季节被空调机控制、山水正在进入画框和阳台盆景的生活,也就是说,是一种越来越远离自然的生活。这大概是城市人越来越怀念自然的原因。

城市人对自然的怀念让人感动。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大能接受年迈的父母,却愿意以昂贵的代价和不胜其烦的劳累来饲养宠物。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可忍受外人的片刻打扰,却愿意花整天整天的时间来侍候家里的一棵树或者一块小小的草坪。他们遥望屋檐下的天空,用笔墨或电脑写出了赞颂田园的诗歌和哲学,如果还没有在郊区或乡间盖一间木头房子,至少也能穿上休闲服,带上食品和地图,隔那么一段时间(比方几个月或者几年),就把亲爱的大自然定期地热爱一次。有成千上万的旅游公司正在激烈竞争,为这种定期热爱介绍着目标和对象并提供周到的服务。

他们到大自然中去寻找什么呢?寻找氧气?负离子?叶绿素?紫外线?万变的色彩?无边的幽静?人体的运动和心态的闲适?……事实上,人造的文明同样可以提供这一切,甚至可以提供更多和更好,也更加及时和方便。氧吧和医院里的输氧管可以随时送来森林里的清新。健身器上也可以随时得到登山时大汗淋漓的感觉。而世界上任何山光水色的美景,都可以在电视屏幕上得到声色并茂地再现。但是,如果这一切还不足以取消人们对自然的投奔冲动,如果文明人的一个个假日仍然意味着自然的召唤

和自然的预约,那么可以肯定,人造品完全替代自然的日子还远远没有到来。

而且还可以肯定:人们到大自然中去寻找的,是氧气这一类东西以外的什么。

也许,人们不过是在寻找个异。作为自然的造化,个异意味着世界上没有一片叶子是完全相同的,没有一个生命的个体是完全相同的。这种状况对于都市中的文明人来说,当然正在变得越来越稀罕。他们面对着千篇一律的公寓楼,面对着千篇一律的电视机、快速食品以及作息时间表,不得不习惯着自己周围的个异的逐渐消失。连最应该各个相异的艺术品,在文化工业的复制技术下,也正在变得面目相似,无论是肥皂剧还是连环画,彼此莫辨和新旧莫辨都为人们所容忍。现代工业品一般来自批量生产的流水线,甚至不能接受手工匠人的偶发性随意。不管它们出于怎样巧妙的设计,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类型之间的差别,而不是个异之间的差别。它们的品种数量总是有限,一个型号下的产品总是严格雷同和大量重复,而这正是生产者们的梦寐以求的目标:严格雷同就是技术高精度的标志,大量重复就是规模经济的最重要特征。第一千个甲型电话机必定还是甲型,第一万辆乙型汽车必定还是乙型,它们在本质上以个异为大忌,整齐划一地在你的眼下哗哗地流过,代表着相同的功能和相同的价格,不可能成为人们的什么惊讶发现。它们只有在成为稀有古董以后,以同类产品的大面积废弃为代价,才会成为某种怀旧符号,与人们的审美兴趣勉强相接。它们永远没法呈现出自然的神奇和丰富——毫无疑问,正是那种造化无穷的自然原态才是人的生命起点,才是人们一次次校正人生的人性尺标。

也许,人们还在寻找永恒。一般来说,人造品的存在期都太过短促了,连最为坚固的钢铁,一旦生长出锈痕,简直也成了速朽之物,与泥土和河流的万古长存无法相比。它甚至没有遗传的机能,

较之于动物的生死和植物的枯荣,缺乏生生不息的恒向和恒力。一棵路边的野草,可以展示来自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的容貌,而可怜的电话机或者汽车却身前身后两茫茫,哪怕是最新品牌,也只有近乎昙花一现的生命。时至今日,现代工业产品在更新换代的催逼之下,甚至习惯着一次性使用的转瞬即逝,纸杯,易拉罐,还有毛巾和袜子,人们用过即扔。这种消费方式既然是商家的利润所在,于是也很快在宣传造势中成为普遍的大众时尚。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工业正在加速一切人造品进入垃圾堆的进程,正在进一步削弱人们与人造品之间稳定的情感联系。人们的永恒感觉,或者说相对恒久的感觉,越来越难与人造品相随。激情满怀一诺千金之时,人们可以对天地盟誓,但怎么可以想象有人面对一条领带或者一只沙发盟誓?牵肠挂肚离乡背井之时,人们可以抓一把故乡的泥土入怀,但怎么可以想象有人取一只老家的电器零件入怀?在全人类各民族所共有的心理逻辑之下,除了不老的青山、不废的江河、不灭的太阳,还有什么东西更能构成一种与不朽精神相对应的物质形式?还有什么美学形象更能承担一种信念的永恒品格?

如果细心体会一下,自然能使人们为之心动的,也许更在于它所寓含着的共和理想。在人们身陷其中的世俗生活中,文明意味着财富的创造,也意味着财富的秩序和规则。人造品总是被权利关系分割和网捕。所有的人造品都是产品,既是产品就有产权,就与所有权和支配权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论是个人占有还是集团占有,任何楼宇、机器、服装、食品从一开始就是物各有主,冷冷地阻止着权限之外的人僭用,还有精神上的亲近和进入。正因为如此,人们很难怀念外人的东西,比如怀念邻家的钟表或者大衣柜。人们对故国和家园的感怀,通常都只是指向权利关系之外的自然——太阳、星光、云彩、风雨,草原、河流、群山、森林以及海洋,这么多色彩和音响,尽管也会受到世俗权利的染指,比如局部地沦为庄园或者笼鸟,但这种染指毕竟极其有限;大自然无比高远和辽阔的

主体,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无法被任何人专享和收藏,只可能处于人类公有和共有的状态。在大自然面前,私权只是某种文明炎症的一点点局部感染。世俗权利给任何人所带来的贫贱感或富贵感、卑贱感或优越感、虚弱感或强盛感,都可能在大山大水面前轻而易举地得到瓦解和消散。任何世俗的得失在自然面前都微不足道。古人已经体会到这一点,才有“山水无常属,闲者是主人”一说,才有“山可镇俗,水可涤妄”一说。这些朴素的心理经验,无非是指大自然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慷慨接纳,几乎就是齐物论的哲学课,几乎就是共和制的政治伦理课,指示着人们对世俗的超越,最容易在人们心中轰然洞开一片万物与我一体的阔大生命境界。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自然的全部。人们在自然中可以寻找到的,至少还有残酷。台风,洪水,沙暴,雷电,地震,无一不显露出凶暴可畏的面目——人们只有依靠文明才得以避其灾难。自然界的生物链存在方式则意味着,自然的本质不过是千万张欲望的嘴,无情相食,你死我活。敦厚如老牛也好,卑微如小草也好,每一种生物其实都没有含糊的时候,都以无情食杀其他生命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即便在万籁俱寂的草地之下也永远进行着这种轰轰烈烈的战争。文明进程之外的原始初民,同样是食物链中完全被动的一环。山林部落之间血腥的屠杀,也许只是一种取法自然并且大体上合乎自然的方式,只能算做野生动物那里生存斗争的寻常事例。他们还缺乏文明人的同类相悯和同类相尊,还缺乏减少流血的理性手段——虽然这种理性的道德和法律也可以在世界大战一类事件中荡然无存,并不总是特别地牢靠。

由此看来,文明人所热爱的自然,其实只是文明人所选择、所感受、所构想的自然。与其说他们在热爱自然,勿宁说他们在热爱文明人对自然的一种理解;与其说他们在投奔自然,勿宁说他们在投奔自然所呈现的一种文明意义。他们为之激情满怀的大漠孤烟或者林中明月,不过是自然这面镜子里社会现实处境的倒影,是他

们用来批判文明缺陷的替代品。他们的激情,不能证明别的什么,恰恰确证了自己文明化的高度。换一句话说,他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常常不过是对现存文明品质的某种测试:他们正是敏感到文明的隐疾,正是敏感到现实社会中的类型原则正在危及个异,现时原则正在危及永恒,权利原则正在泯灭人类的共和理想,才把自然变成了一种越来越重要的文明符号,借以支撑自己对文明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以及自我改进。他们对自然的某种绿色崇拜,不仅仅是补救自己的生存环境,更重要的,是补救自己的精神内伤。

迄今为止,宗教一直在引导着文明对自然的认识。教堂总是更习惯于建立在闹市尘嚣之外,建立在山重水复之处,把人们引入自然的旅途。真正的教徒总是容易成为素食者,至少也有戒杀惜生的信念和习惯。迄今为止,艺术也一直在引导着文明对自然的认识。音乐、美术以及文学的创作者们,无一不在培育着人类对一花一草一禽一畜的赞美和同情,无一不明白情景相融和情景相生的道理,总是把自然当做人类美好情感的舞台和背景。他们如果不愿意止于拒绝和批判,而有意于更积极的审美反应,有意于表达更有建设性的精神寄托,他们的眼光就免不了要指向文明圈以外,指向人造品的局限视界以外,不论是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他们的诗情总是不由自主地在自然的抚慰之下或拥抱之中得到苏醒。他们的精神突围,总是有地平线之外某些自然之境在遥遥接应。赤壁之于苏东坡,草原之于契诃夫,向日葵之于凡高,黄河之于冼星海,无疑都有精神接纳地的意义。正是在这里,宗教和艺术显示了与一般实用学问的差别,显示了自己的重要特征。它们追问着文明的终极价值,它们对精神的关切,使它们更愿意在自然界伸展自己的根系。

作为一种文明活动,它们当然并不代表人与自然的惟一关系。在更多的时候,以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甚至破坏自然为特征的人类生存方式构成了文明的主流。现代的商家甚至可以从

人对自然的向往中洞察到潜在的利润,于是开始了对感悟和感动的技术化生产,开始制作自然的货品,拓展自然的市场。宗教已经受到了市场的鼓励,其活动场所正在成为旅游者的诸多景点,其活动规程正在成为吸引游客的诸多收费演出。艺术同样已经受到了市场的鼓励,正以奇山异水奇风异俗的搜集和展示,成为各种文字和图像的创作动力,制作出吸引远方客人的导游资料或代游资料。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艺术门类正在被日益壮大的旅游业一一收编,正在主宰着人与自然的诗学关系,正在搜索着任何一块人迹罕至的自然,运用公路、酒吧、星级宾馆、景区娱乐设施把天下所有的自然风光一网打尽并且制作成快捷方便的观赏节目;至少也可以用发达的现代视像技术,用风光照片、风光影视片以及异国情调小说一类产品,把大自然的尸体囚禁在广为复制的各种媒体上,变成工业化时代的室内消费。

旅游正在成为一场悄然进行的文化征讨。它是强势文明区与弱势文明区互为“他者”的观赏与交流,它的后果,一般来说是强势文明的一体化进程无往不胜一统天下,也是文明向自然成功地实现扩张、延展和渗透。它带来了新的市场、利润以及物质繁荣,当然是人类幸福。但它一旦商业化和消费化,似乎也可能带来物质生产方式对人类精神需求的挤压和侵害。对于当今的很多文明人来说,有了钱就有了自然,通向自然之路已经不再艰难和遥远。问题在于:在这种工业技术所覆盖的自然里,我们还能不能寻找到我们曾经熟悉的个异、永恒以及共和理想?还能不能寻找到大震撼和大彻悟的无声片刻?这种旅游业正在帮助人类实现着对自然的物质化占有,与此同时,它是不是也可能在遮蔽和销毁着自然对于人类的精神性价值?

如果说微笑中可以没有友情,表演中可以没有艺术,那么旅游中当然也可以没有自然。这是一个游客匆匆于今为盛的时代,是一个什么都需要购买的时代:自然不过是人们旅游车票上的价位

和目的地。这个目的地正在扑面而来,已经送来了旅游产品的嘈杂叫卖之声、进口啤酒的气息、五颜六色的泳装和太阳伞。也许,恰好是在这个时候,某一个现代游客会突然感觉到:他通向自然的道路实际上正在变得更加艰难和更加遥远。他会有一种在旅游节目里一再遭遇的茫然和酸楚:童年记忆中墙角的一棵小草,对于他来说已经更加遥不可及再会无期。

大自然与大生命

红 柯

真正的自然在西部，山脉、树和草甚至人的生命在这里才显得真切而细致。西部一直是探险家和余纯顺这样的壮士涉足的领域，对内地人来讲，帕米尔高原、天山、阿尔泰跟月球没什么区别。我在新疆生活的10年里，碰到不少港澳的中学生。香港的面积不及新疆一个乡镇，香港又是一个大都市、金融中心、服装加工中心，大都市所需要的大生命驱使这些中学生走向大自然。商业并不排斥人的生命意识，而是对生命意识的挑战。欧洲第一代商业繁荣是哥伦布、麦哲伦们在大海里锤炼出来的。上个世纪末，一个12岁的瑞典孩子发誓要到中亚细亚去当探险家，在他看来探险生涯是上帝赐给他的幸福，他就是斯文赫定，用50年时间深入中亚腹地进行考查。在斯文赫定身后，是北欧那个布满森林、湖泊和冰雪的童话世界，安徒生只能产生在北欧。全世界的儿童都喜欢《西游记》，《西游记》记的就是火焰山、大戈壁、大山脉、大沙漠，没有雄奇的西部做背景，孙悟空、猪八戒也只能缩在陶罐里做蛐蛐。

可以在城市的中心造一座公园，在公园里蓄一池子水，再弄一座假山，甚至可以把泰山、华山、黄山、峨眉山加工成旅游胜地。你能在那里领略到大自然的神韵吗？

在西部你不可能给戈壁围上栅栏，你不可能在天山上加锁链修台阶，阿勒泰市郊的桦林公园也只是在克兰河的出口加一道砖墙，那么湍急的一条河是戴不上笼头的，那么好的天然白桦林还需要你动手动脚吗？

一位朋友曾与意大利留学生同游塔里木，留学生惊奇地发现，大客车上没有内地的中国人，留学生问他：“地球上这么神奇的地方，怎么没人来玩？”

不是我们不喜欢玩，不喜欢山水，是我们没有魄力走向宏大的自然。

帕米尔高原、天山、阿尔泰离我们太遥远了。这些词汇产生在张骞的背影里，产生在《大唐西域记》里。李白的诗篇之所以成为盛唐之音，因为李白在中亚草原度过了金色的童年，大漠孕育大想象、大激情，李白的黄河是从天上来的，不是山上来的。略逊于李白的杜甫，年轻时也曾壮游天下。

中华民族衰落的过程也是大自然意识的衰落过程。宋朝把自己龟缩在长城以内，版图上再也见不到雄奇的山脉和一泻千里的大江大河了，只攥着黄河、长江的尾巴。孕育生命的女性被裹成小脚。盆景、园林大盛。文人画全是纤细的瘦鹤。明清以至近代，文人钟情的全是枯荷、死鱼、葫芦和虾。

何不把长征看做民族自然意识部分的苏醒呢？金沙江、大雪山直到长江、黄河之源，汉唐英雄时代的气息出现在毛泽东的《沁园春·雪》里。蒋介石更像一个南宋的皇帝，郁达夫把蒋比做赵构，蒋居台湾，撰词五十首亦有南唐李后主之风。

岳飞最感人的不是“饥餐胡虏肉”，不是“迎二帝”，而是“还我河山”。《说岳全传》中有个细节，周桐教岳飞学武的同时，带岳飞到大自然里去饱览河山的壮美。河山之美远远超过母亲刺在他身上的“精忠报国”。用高尔基的话讲：大自然培养爱国主义。高尔基非常喜欢普里什文，因为普里什文的作品里有一种把“大地当做自己的肉一样的感觉”，“人是大地生出来的，可是他又用自己的劳动使大地怀孕，用自己美丽的想象美化大地。”俄罗斯文学的这种大地意识是其他民族难以企及的。前苏联有一本教科书《儿童认识自然》，大自然作为孩子启蒙的第一课，飞禽走兽，森林草

原,不是图片,而是到野外去采集制作标本。

我们对大自然的理解还停留在公园里,停留在旅游景点上。也差不多都在东部地区,就是新疆人说的“口里”,口还没有杯子大,尽管玲珑剔透,却难以产生浩大的生命气象。

大地之美

红 柯

美在名字,地名跟人名一样魅力无穷。海明威:美洲大陆的狮子,大西洋的捕鱼人,非洲的猎人,你很难用另外一个名字来称呼他。普希金:俄罗斯文学之父,黄金时代的旗手,罕见的天才,跟稀有元素一样。其先祖有黑人血统,两个大陆就奇妙地合在一起。这些响亮的名字象征着一片土地和一个民族。铁木真,当他叫铁木真的时候,他是蒙古人的部落酋长,也算草原的英雄,巴图鲁,可他要走向世界,他就是成吉思汗了。他的马队不仅仅长于杀伐,马蹄所到之处大地便有了一个个诗意盎然的名字。阿尔泰(金子),可可托海(绿色丛林),哈纳斯(美丽的湖泊),乌鲁木齐(美丽的牧场),博尔塔拉(青色的草原)和布克赛尔(梅花鹿和马背一样的山),奎屯(寒冷),呼图壁(高僧),塔尔巴哈台(旱獭),面容俊美的少女就叫红果。其子察合台进兵伊犁,大军翻越天山大峡谷,漫山遍野长满野果子树,察合台随口给这美丽的山谷一个响亮的名字果子沟。中亚以及俄罗斯的许多地名都是蒙古语,克里米亚、喀山、阿斯特拉罕、撒马尔干、哈刺库尔。

中亚的这些美丽的地名不限于蒙古语。奎屯的哈萨克语叫哈刺苏,泉水的意思,汉语又叫鸭子坝。可可托海汉语叫富蕴,产骏马、名贵药材、宝石黄金。塔尔巴哈台,简称塔城,汉语突厥语的奇妙结合。像四棵树,八间户,五家渠,十三间房,一碗水,榆树沟,大泉沟,水磨沟,干沟,铁门关,地窝铺,米泉,便是纯粹的汉语地名。汉族几千年前就生活在这里。西天山那边有个费尔干纳,汉名即